

福建文化

第二集 第十二期

發行處 福建協和大學福建文化研究會

目錄

福建版本史述畧	治 心
李綱之時代與其對國家之功績	郭毓麟
荒榛斷梗之福建文化	劉 強
遊百洞山記	劉 強
鼓嶺見聞記	陸頌慈
福清江陰鹽場鹽稅概況	敏 曾
魁岐村工作報告	鄉村服務團

定 價 每 冊 大 洋 八 分

福建版本史述畧

治 心

談版本的人，大概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藏書家玩骨董的態度，以宋版元紙相誇耀，如王鼎臣（註一）之流。一種是從書籍流傳的因緣，為考證文化盛衰的背景。我們在這裏所述說的版本歷史，當然是從後者態度，以文化為立場的。去年秋季我們有八個同學——張貽惠、林祥麟、黃展慎、林長民、黃金鶴、鄭長容、鄭天紀、何受良等——曾經共同地研究到這個問題，各人都有一篇報告。張貽惠君之文

，已刊本刊第七期，題為福建版本在中國文化上之地位，用不着我來重複地述說。不過研究學問，本來不嫌求詳，故再彙合八同學搜集的材料，再來具體地報告一下。

誰都不能否認版本與文獻有重大關係，我們既然想研究福建文獻，便不能不先來研究一回福建版本；欲研究福建版本，却更不能不畧畧述及中國印刷的發明及福建印刷事業的經過。

(2) 福建版本史述畧

(一) 中國印刷術的起源

追溯中國的印刷史，大概可以分爲三個時期：一爲刻石，二爲雕板，三爲活字，茲依次畧述之：

刻石始于後漢，據後漢書載：

【熹平四年——西元一七五年——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奏請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註二)

這就是所謂一字石經，據隋書經籍志所記：周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典論一卷。共刻成七十三碑，立在太學門外，當時觀視及摹寫的人，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註同上)可以想見其盛。此所謂摹寫，便是後世揚碑的起頭，因爲有這許多人摹寫，不獨碑文賴以保存，(後來石碑毀壞，而碑文猶存)，並且也可以算爲中國最初的印刷技術。

其次，則爲雕板，據舊五代史記：

【辛未，中書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從之】。(註三)

五代會要有較詳的記載，不提起發生于何人，惟五代史註引：【愛日齋叢鈔云：【通鑑載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讀子監田敏校定九經，刻板印賣】。又記同時在後蜀，有毋昭裔出私財刻印九經的事。(註四)這似乎是中國雕板印書的起頭，其實不然。明陸深河汾齋閑錄有：【隋開皇十三年十二月

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造】等語，明明說在隋朝已有雕造佛經之事；近代葉德輝曾駁其誤，謂【此語蓋出于費長房三寶記，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意謂廢像則重雕，遺經則重撰耳。……不思經可雕板，廢像亦可雕板乎】？(註五)不承認在隋朝能有印刷發明的事；可是日人島田翰著雕板源流考，不但深信陸氏之說，且引顏之推家訓與劉炫尚書述義所云「書本」，認爲就是「墨板」，證明在南北朝已有刻板之事。這種推測，不能不說有幾分附會。不過從南北朝以來，佛道兩教非常盛行，那些道士和尚們，往往雕印符籙及佛像，以免寫錄之勞。據燉煌發見的唐印佛經，(註六)知道印送佛像，可以爲父母求福，已成爲極普遍的風俗，這種風俗，大約在唐朝以前已經產生了。元微之爲白居易作長慶集序，有「繕寫摸勒街賣于市井」之語，司空圖一鳴集有「爲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確化募雕刻律疏」之語。唐柳玭家訓序親見四川有雕板印紙的事，(註七)皆足以證明雕板印書，是在五代之前，宋朱翌的話，最爲確當，其言曰：

【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未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鑄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鑄爲正】。(註八)

再次，則爲活字印刷的發明，據沈括夢溪筆談所云，乃知始于宋仁宗時的畢昇：

【慶曆中，有布衣畢昇爲活版，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爲

一印，火燒令堅；……」(註九)

其時乃當西元一〇四四年，較之西洋活字印刷的發明，約早四百年左右。(註十)誰都不能否認中國活字印刷，為世界印刷界的鼻祖。不過西洋印刷術，是不是從中國學去？固不敢斷定。惟有朝鮮始造銅字活板，——一四二〇——日本以銅字活板印四書單經，——一五九九——都是很明顯地從中國學去的。中國最初所用的活字，乃是膠泥製成的，後來纔有木刻的及銅鑄的，在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中，有「晉天福銅板本」之句，似乎五代時已有銅字活板了。我們現在所能夠知道的，只有清朝所印成的圖書集成，乾隆題武英殿聚珍板十韻註，及序聚珍板之起源。(註十一)可以考證銅字活板木刻活字印書的情形。

上述中國印刷術的發明與演進，乃從刻石而至于雕板，從雕板而至于活字，從膠泥活字而至于木刻銅鑄活字，不可謂非有相當的進步。但近世自海通以來，西洋印刷術輸入以後，中國便舍棄舊有方法，而相率仿效西法，今日所盛行的鉛印石印影印鋅版玻璃版銅版……種種，無一不是西洋傳來的。說來未免要十分慚愧，中國既是印刷的先進國，何以今日反要盡棄其學而學他人呢？墨守陳法，不求進步，是中國人無可諱言的病根。不過今日所用新法印刷，往往舛誤百出，不及中國舊法印刷的精美而無訛，所以宋刊元槧，便為一般藏書家所寶貴了。

(二) 福建印書事業的開始

福建僻處南方，交通不便，文化開發，似較落後，惟有印書事業，不但與中國發明印刷同時發生，而其發達情形，且居全國印刷業的首席。我們從四庫書目總目岳珂著九經三傳沿革例條所說，可知其起源之早：

「宋時九經刊版，以建安余氏興國于氏二本為善，廖剛又釐訂重刻，當時稱其精審。珂復取廖本九經，增以公穀二傳及春秋年表春秋名號歸一圖二書，校刊于相臺書塾，並述校刊之意，作總例一卷。」(註十二)

廖剛是福建順昌人，宋崇寧進士，他把建安余氏所刻九經，釐訂重刻，可見余氏刻書于建安。尚在其前，建安之有書肆，據清乾隆時所得余氏後裔余廷勳的報告，則知其祖先曾于「北宋時遷建陽縣之書林，即以刊書為業。」(註十四)建陽在北宋時已稱為「書林」，則建安為書業的中心地點，又必始于余氏遷入之前。在福建通志明言：

「宋版列女傳載建安余氏靖庵刻于勤有堂，乃南北朝余祖煥始居閩中，十四世徙建安書林，習其業二十五世，余文興以舊有堂名號勤有居士，蓋建安自唐為書肆所萃……。」

(註十三)

認建安在唐朝已有書肆，依上述情形推算起來，不是毫無根據的。我們讀朱晦庵泉州同安縣學故書目序說：

「林君名濱字道源，以治平四年為基縣，明年熙寧初元，——一〇六七——始新廟學，聚圖書。距今八十

(4) 福建版本史述畧

有八年，不幸遭官師之解弛，更水火盜竊之餘，其磨滅而僅存者止是耳。」（註十四）

此雖不及印書年代，但在北宋熙寧時已有藏書，藏書的數目雖不可知，而朱子從殘脫磨滅之餘，猶得料簡其可讀者一百九十一卷，則北宋時福建得書之易且多，可推而知。朱子跋中庸集解板本云：「此書始刻于南劍之尤溪，熹實爲之序其篇目，今建陽長沙廣東西皆有刻本。」此外如書周子通書板本後，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書臨漳所刊四子後，等文，（註十五）皆可以推知其流傳已久，所以說建安書林始于唐代，較爲可信。

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中，有「建本」「建余氏本」等名稱，又可知在南宋時所謂「建本」，已經名聞天下了。趙希洞鴻天清錄——一稱洞天清祿集——這樣說：「鏤板之地，有吳越蜀。」趙氏著作的年代，不甚知道，惟書中有「嘉熙庚子——一二四〇——自嶺右回至宜春」的話，可知他也是南宋時人。在宋朝的時候，已承認福建的刻書，與吳越並列，而且數量之多，勝于他省。前後在出版界佔得重要的地位，約有四五百年之久。

•——自唐末起至明弘治時，——

(三) 福建印書業的發達

福建印書事業的全盛時期，要算南宋，其例甚多：朱子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一稱嘉禾縣學藏書記（註十六）有云：

「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

他的弟子祝穆在方輿勝覽中稱：

「建寧麻沙崇化兩坊產書，號爲圖書之府」。

建寧所以得稱爲圖書之府者，因爲出書之多，勝于吳蜀之故，經籍會通所謂：

「三吳七閩，典籍萃焉；其精吳爲最，其多閩爲最；其直重吳爲最，其直輕閩爲最」。

可見福建出書，不但數量最多，而且價值最廉。因爲福建多產榕樹，其質柔軟，容易雕版，正如葉夢得石林燕語所說：

「蜀與福建多以柔木爲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速成故也」。

明謝在杭所著五雜俎也這樣說：

「建陽有書坊，出書最多」。

清陳壽祺左海文集中說：

「建安麻沙之刻，盛于宋，迄明未已；四部巨帙，自吾鄉鋟版以達四方，蓋十之五六，今海內言校經者，以宋槧爲據，言宋槧者以建本爲最」。

所謂「建本」，自然從福建省出名，其實出書最多的地方，乃是麻沙鎮，現在可以考見的版本之中，有所謂：「南宋麻沙本」，「麻沙本之最精者」，「宋麻沙本依監本寫作」，「麻沙小字本」，「麻沙所刊」，「麻沙劉仲立本」，「麻沙坊買刻本」，「麻沙坊刻」，「麻沙坊本」，「麻沙版梓行」，「建陽麻沙本」，「麻沙版式」，……等等，可見麻沙當時出書之盛。

•施可齋閩雜記考麻沙所在，說：

【麻沙鎮在福建建陽縣西七十里，宋建陽劉氏世居于此，理學功名，爲世所宗。宣和初置麻沙鎮巡司，元廢，清置縣丞，今改置縣佐。地產榕樹，質性鬆軟，易于雕版，宋時鐫書人居此，故世稱其書爲麻沙本】。

麻沙爲當時鐫書人會萃之處，其地乃成一書坊街，居民大概多以印書爲業，市屋數百椽，都爲書店。惟不幸曾遇過一次火災，全鎮變爲灰燼，(註十七)竹間十日及閩雜記皆載其事：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將樂火災，直至初六，郡署廟學，延燒二千家；建陽書坊街，亦于是月火災，古今書版，皆成灰燼，自此麻沙版之書遂絕】。(竹間十日)

【弘治十二年給事中許天賜言：今年關里孔廟災，福建建陽書坊亦被火，古今書版盡燬】。(閩雜記)

在兩段記事裏，他們把建陽書坊遇火的一件事，同他處廟學孔廟火災連起來講，不獨表現他們「上天示警」的迷信思想，也是顯得他們認爲是非常重大的事，所以引起御史們的奏議，特派大員來監理——一回大舉動。但在八閩通志記麻沙火災，則說在元朝，其言曰：

【麻沙書坊，元季燬，今書籍之行四方者，皆崇化書坊所刻者也】。

這樣，就得要問麻沙書坊的被火，究竟是一次還是兩次？被火以後印書事業是否恢復？關於前者，我們認八閩通志所說不無錯誤，關於後者，從閩雜記所記

【嘉靖五年，福建巡按御史楊瑞，提督學校副使邵誥，奏請于建陽設立官署，派翰林春坊官一員，監校麻沙書版，尋命代罷百伍修其事】

麻沙印書，既設有監校之官。同時又引清初查慎行敬業堂集建溪棹歌一首云：

【西江估客建陽來，不載蘭花與藥材，粧點溪山真不俗，麻沙坊裡販書回】。

清初猶有從麻沙坊裏販書的事，可見弘治被火以後，麻沙書坊仍舊恢復舊業。不過閩雜記又說：

【今則市屋數百家，皆江西商賈販鬻茶葉，餘亦日用雜物，無一書坊也】。

等話，不免發生疑問，因此，他又有一種臆度，接着說：

【或言建陽崇安接界處，有書坊村，皆以刊印書籍爲業其地與麻沙相近，殆舊俗猶沿而居處易耳。】

這與八閩通志所謂麻沙書坊燬後，書皆爲崇化書坊所刻，同一理由。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從弘治被火以後，麻沙書業或移崇化，不過還是以麻沙聞名耳。原來在普通所稱麻沙本外，也有特別標出舖名的，像：「麻沙鎮水南劉仲吉宅」，「麻沙鎮南齋虞千里」，「麻沙鎮虞叔異宅」，「麻沙劉通判宅仰高堂」，「麻沙萬卷堂」，「麻沙劉宅南潤書屋」，……等等名稱，可見麻沙鎮書坊之多；即後來不在麻沙而亦稱之爲麻沙本，麻沙本

(6) 福建版本史述畧

彷彿成了福建出版業的中心名稱。

(四) 福建印書業中之建安余氏
宋以來執福建印書專業的牛耳的，要算是建安的余氏了。所以有人以爲宋代刻書，福建要算第一，福建刻書，建安要算第一，建安刻書，余氏要算第一。現在要研究牠的歷史，却是一件難事，清朝乾隆曾經有過一回調查，尙且得不到詳細報告，何況在今日？乾隆時調查，據續東華錄的記載：

【乾隆四十年正月丙寅，諭軍機大臣等：近日閱米芾墨蹟，其紙幅有「勤有」二字印記，未能悉其來歷。及閱內府所藏舊版千家註杜詩，向稱爲宋版者，卷後有皇慶壬子余氏刊于勤有堂數字。……繼閱宋板古列女傳，書末亦有建安余氏靖安刻于勤有堂，則宋時已有此堂。因考之宋岳珂相壽家塾五經，論書版之精者，稱建安余仁仲，雖未刻有堂名，可見閩中余版，至南宋名已著名。但未知北宋時即以勤有名堂否？……着傳諭鍾音於建寧府所屬訪查余氏子孫，……尋據奏余氏後人余廷濤等呈出族譜，載其先世自北宋遷建陽縣之書林，即以刻書爲業。彼時外省版少，余氏獨於他處購選紙料，印記「勤有」二字，紙板俱佳；是以建安書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時有余文興，號勤有居士，亦係襲舊有堂名爲號。今余姓見行紹慶堂書集，據稱卽勤有堂故址，其年代已不可考。

。(註十八)

葉德輝書林清話有「宋建安余氏刻書」的一條，根據天祿琳琅書目及乾隆檔案，證明余氏印書業的興盛。現在我們來根據這些材料，研究余氏的歷史。

在宋朝的時候，余氏的主人名叫余仁仲，刻書的堂名叫萬卷堂，如宋版周禮鄭注陸音義，宋版禮記，皆有「余仁仲比較訖，余氏刊于萬卷堂，余仁仲刻于家塾」，等字樣。又如宋黃倫尙書精義，小序後有「淳熙庚子臘月朔日建安余氏萬卷堂謹書」一行。清朝有幾種翻刻本，如汪中仿刻的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後有「紹興辛亥孟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書」等字；此後每卷末往往有「仁仲比較訖，余仁仲刻于家塾」等字樣。黎庶昌仿刻的穀梁春秋經傳，有「余氏萬卷堂藏書記」的隸書自記，並有「仁仲比較訖，余仁仲刻于家塾」等字樣，可見余仁仲是在南宋的時候。同時，又有余恭禮宅，余唐卿，夏淵余氏明經堂，……等，也是建安刻書之所，或者是余仁仲的後人。到得元朝，則有余志安出名了；改萬卷堂爲勤有堂，或稱勤有書堂。大德甲辰所刻的增注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有「余志安刊于勤有書堂」一行。此後如至大辛亥所刊的分類補注李太白集，皇慶壬子所刊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延祐戊午所刻書蔡氏傳輯錄纂注，元統乙亥所刻憲親名臣專略，至正甲申所刊輔廣詩童子問，以及其他，凡在元代所刻行的書，都有「余志安刻于勤有堂，或建安余氏勤有堂刻」，或崇化

余志安刊于勤有堂」等等字樣。又有稱爲靜庵的，其刻列女傳，瓊瑤白玉蟾集等書，皆稱建安余氏靜庵及勤有堂等字樣，所謂靜庵靖安或即志安的別號，或爲志安的後人，皆不得而知，惟靜庵志安勤有堂，爲同一時代的名稱，而見于元代版本中，而閩雜記所記乾隆檔案，謂勤有靖安之名，已見于宋代版本之中，且曰余文興稱勤有居士，係襲舊有堂名爲號，未必正確。依此研究，宋時則稱萬卷堂，至元時始稱勤有堂，這是余氏書業宋元時最大分別。勤有堂時代，余氏刻書事業漸衰落，其書版大概都賣給他家了。

(五) 建陽的其他書肆

除上述的廣沙書坊，余氏歷代刻書之外，尚有其他著名的書坊，現在從各家藏書目錄中可以考見的，有：劉日新的三桂堂，他們曾刻王宗傳童溪易傳。(註十九)建安日新堂曾刻詩義斷法，其卷首有建安日新書堂刊行，至正丙戌字樣，則爲元刊。(註二十)當時在建安所稱爲日新堂的，有好幾處，如所謂劉錦文日新堂，高氏日新堂……等類。又有鄭明德宅所刊的禮記集釋。阮仲猷種德堂刻書亦甚多，且有很長的歷史。劉叔簡倪士毅刻重訂四書輯釋。王氏世翰堂刻史記索隱。蔡琪純父經堂刻後漢書。魏仲立魏仲舉刻書尤多，以新唐書韓柳文集爲最著稱。慎獨齋亦極有名。天祿琳琅書目云：明版十七史詳節，篇目與宋版同，每卷首或刻建陽劉克莊梓，或刻建陽慎獨齋，或刻建陽木石山人

劉宏毅，其例不一。建陽自宋爲刻書之肆，劉氏慎獨齋世其業，而劉宏毅乃明時人，首標克莊者，其先世名人耳。這可見劉氏亦有長久的歷史。廖羣玉世綵堂刻書之盛，幾與余氏相埒；據中興藝文志稱：廖剛曾祖母祖母享年最高，皆及見五世孫，故作堂名世綵。癸辛雜誌記廖羣玉刻書，九經本最佳，以數十種比較，百餘人校正而後成。所刻九經爲岳珂的九經三傳所本，又刻五經，韓柳集，論語何晏集解，孟子趙岐註，等書。後來都爲明朝郭雲鵬濟美堂翻刻，當時廖氏刻書之盛，可以想見了。

繼余氏而起的，則有葉日增廣勤堂

，也是一個很大的書舖，有許多勤有堂的書版，都給他們收買去，將堂名改換過，重行印賣。在千家注分類杜工部集裏，將「皇慶壬子余志安刻于勤有堂」木記劃去，別刻「廣勤堂」等新木記補入，勤有堂則改爲廣勤堂，「皇慶壬子」則改爲「三峯書舍」，惟有鐘式鑪式的木戳尚存；有些地方把原有的字劃去了，沒有補入新字，這是顯而易見的痕跡。(註廿一)可見元朝的末了，余氏的營業漸漸衰落，有過三百多年歷史的大書舖，至此乃歸他人所有，從廣勤堂收買其書版這件事，可見一斑。但是廣勤堂却沒有多久，這副版子又歸金臺書估汪諒所有，廣勤堂三字復給他劃去，三峯書舍四字乃改爲「汪諒重刊」。續本書室藏書志誤認爲汪諒所翻刻，曾說「行款字數，與元刊無異，惟筆畫稍肥」。其實筆畫稍肥並不是翻刻的證據，乃是久印磨

(B) 福建版本史述畧

韻的緣故，還是余氏勤有堂的原版，不過由勤有堂而變為廣勤堂，由廣勤堂而變為汪諒重刊，改換牌名而已。天祿琳琅十所記明版分類補注李太白集，也是一樣地經過一番轉關；由余而葉而汪的轉變，恐怕不單是這幾種吧！在此，不但可以看出各書估間盛衰消長的情形，也可以觀察到文化氣運的轉變。

此外在長汀四堡鄉，也是書業會萃的地方，在臨汀彙考有一條記載：

「閩中建安書林，古今書版在焉，歷朝文章萃聚之所。明弘治十三年書林火，給諫許天錫言宜因此遣宦臨視，刊定經史有益之書。其餘晚宋陳言，如論範，論草，策畧，策海，文衡，文髓，主意講章之類，悉行禁刊。長汀四堡鄉皆以書籍為業，家有藏書，歲一刷印，販行遠近，雖未必及建安之盛行，而經生應用典籍以及課藝應試之文，一一皆備。城市有店，鄉以肩擔，不但便於藝林，抑且家為恆產，富埒多藏，食舊德，服先疇，莫大乎是，勝率車服買多矣。宋陳日華經驗方云：方夷吾所編集要方，予刻之臨汀，後在鄂渚，得九江守王南強書云：老人久苦淋疾，百藥不效，偶見臨汀集要方，中用牛膝者，服之而愈。按宋時版推麻沙，四堡刻本，近始盛行，閱此，知汀版自宋已有。」（註廿二）

從一段記載裏，可以知道（一）建安火後，官監印刷，一部分科場文錄，禁

止發行。（二）建安之外，又有臨汀書林，麻沙刻本之外，又有四堡刻本。（三）汀版書籍，在九江鄂渚之間，皆已流行。（四）不獨有書店，又有肩挑到鄉間販賣。這樣，可知臨汀四堡也是一個賣書有名的地方，不過牠所刻賣的，大概是關於課藝應試之文，毫無版本上的價值。

除上述幾處有名的書舖外，我們從書本上所看見的，還有許多的店舖與人家，如：建安王懋甫桂堂，建寧黃三八郎書舖，陳八郎書舖，建安江仲達羣玉堂，建安蔡子文東塾，建溪三峯蔡夢兩傳家塾，陳彥甫家塾，黃善夫宗仁家塾，劉元起家塾，曾氏家塾，虞氏家塾……等等，是見于宋刻的。元代有所稱的：建安鄭明德宅，建安蔡氏，建安劉承父，建安詹環，建安陳氏餘慶堂，朱氏興耕堂，同文堂，建安萬卷堂，（按此堂與宋代余氏的萬卷堂不同，因當時稱為萬卷堂的很多）。董氏萬卷堂，建陽書肆劉克常，建陽劉氏書肆……等。明代有：汪文盛，李元陽，以及熊宗立種德堂，書戶慎獨齋，……等，亦皆刻了不少書籍，清代在福建書估刻書已極少，惟藏刻家每喜刊行叢書，有合刻古書的，有刻一人自著的專集的，福建自亦不能例外。（註廿三）如：朱子遺書百〇三卷，李文貞全書百六七卷，左海全書百〇四卷，竹柏山房叢書七十六卷，晴棋山莊所著書七十二卷……等，為個人專集的最著者，大概皆刻印于本省。尚有兩大叢書：一為正誼堂全書，

連續刊計有五百十五卷之多，爲康熙間福建巡撫張伯行所編刊，同治間閩浙總督左宗棠重刊之。一爲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有二千八百三十卷，別行八種一百九十四卷，蘇浙贛閩皆有傳刊，惟福建所刊爲最富；光緒間閩浙總督卞寶第譚鍾麟先後督修，以知府傅以禮爲總纂，于舊刊之外，增入二十五種，亦爲福建刊本中之最有價值者。

六 福建板本的價值

藏書家往往以宋槧元刊爲寶貝，以爲宋元刊本，不獨雕刻精工，書寫都出名人，紙張印墨，皆甚講究，即校勘亦極精細，絕無訛誤。但是福建麻沙所出板本則不然：

【有教官出易題云：「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舉子不能曉，不免上請，則是出題時偶檢福建本，坤爲釜字謬忘其上兩點也。又嘗有秋試問「井卦何以無象」？亦是福建本所遺。」（註廿四）

不獨葉夢得有這一段記載，陸游郎瑛都有同樣的記載：

老學庵筆記云：「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題云：「乾爲金，坤又爲金，何邪」？諸生乃懷監本至籬前請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爲釜也」，教授惶恐謝」。

七修類稿云：「宋時試策，以爲井卦無象，正坐閩本失落耳」。

這兩件事便成了歷來詬病閩本的話柄，于是一般談版本的人，都以爲閩本價值，乃在杭州四川之下，不獨他省人有「

福建最下」的批評，即福建人自己也是這樣說，明朝謝肇淛在他所著的五雜俎中，說道：

「建陽有書坊，出書最多，而板紙俱最濫惡。蓋徒爲射利計，非以傳世也」。

他又推源所以濫惡之故，則說：

「能書者不過三五人，能梓者亦不過十數人，而板苦薄脆，久而裂縮字漸失真，此閩書受病之源也」。

原來福建刊板木質，多用榕樹，取其質性鬆軟，容易雕刻，但是也容易損蝕，所以有這種毛病。總上批評，大概可以包括（一）刻手寫手之少，（二）木質不良，（三）校勘不精，的三點。祝穆所著方輿勝覽記着：「咸淳二年，福建轉運使司禁止麻沙書坊翻板榜文」，這個轉運使司是誰？我們不得而知，爲什麼禁止麻沙書坊翻版？我們也不得而知，或者就是爲了印刷不良的緣故。閩雜記所記弘治建陽書坊被火，竟因其刻書不良，致邀天譴，有奏請派員監校麻沙書板之事。又云：「建陽崇安接界處有書坊村，皆以刊印書籍爲業，但所刻之書，謬舛脫漏，字跡漫漶，且紙甚惡醜，非獨不供收藏，即翻閱亦覺可憎」。板本志禮記集說條下記：「嘉靖十一年福建按察使牒建寧府云：「近時書坊射利，改刻袖珍等板，字多差謬，如巽與譌作巽語，由吾譌作猶吾之類。……」這不獨在明朝的情形如此，上述葉石林祝穆等人的話，足見宋朝也是這樣。所以施可齋又在閩雜記中說：「宋時麻沙板之

(10) 福建版本史述畧

著稱，特以其多耳，非其精美也；降至今日，時遠代遷，宜乎久而愈下，其惡劣不堪入目矣」。其爲人詬病疾惡至此，實予閩本價值上一大打擊。這樣，閩省板本，便沒有價值可言麼？予以爲不然，因爲在批評一方面看是如此，但是從贊美的一方面看却又如彼，便可以證明這不過是一部分書估所刻書，不足以概括全體的。麻沙本及其他閩本之精美者亦自不少。朱竹垞經義考中曾云：「福建本幾徧天下，有字朗質堅，瑩然可寶者」，這是清初人所見善本，而加贊美的話，可見閩本中流行之善本，亦復不少。福建版本志記宋版周禮，爲建安余仁仲所刻，有「點畫完好，紙色俱佳」的評語，記纂圖互注禮記，爲南宋麻沙本，有「當是麻沙本之最精者」的話。記蔡琪一粟堂藏書，有「珍同球璧，一刻手精良，字大悅目」等等考語。諸如此類的贊辭，實屬不一而足。說到校勘，據癸辛雜誌，記廖羣玉所刊九經本，校正者有百餘人之多，且云：「以撫州草鈔紙油煙墨印造」，其裝綴至以泥金爲籤，其寶貝講究可知。其所印韓昌黎集，相傳刊書時用墨皆雜泥金香麝爲之，紙寶墨光，醉心悅目。又如阮仲猷所印春秋左傳集解云：「謹依監本，寫作大字，附以釋文，三復校正刊行」。麻沙本纂圖互注揚子法言末云：「本宅今將監本四子，纂圖互注，精加校正，茲無訛謬，謄作大字刊行」。魏仲立所刊書，往往有「建安魏仲立宅刊行，士大夫幸詳察之」的話。儀顯堂題跋云：「南

宋時蜀浙刻坊書最爲風行，閩刻往往於書之後，別有題識序述刊刻原委，其末即曰「博雅君子幸毋忽諸」，等語。欲以證明其無訛及牌子。此可以知一般刻書者的認真，亦自有其精美所在，其間雖有冒濫舛謬之本，究不能以一部掩全體。且所譏謬誤，即他省刻書亦不能免，豈獨福建爲然，故不能以此專病麻沙本也。

(七) 福建藏書家與刻書的關係

因爲刊印書籍的發達，故便于學者的收藏，而且那些收藏書籍的人，又往往自行刊書，藏書與刻書，便成了互相爲因，互相爲果爲關係。福建既是一處刻書非常發達的地方，藏書家自然也比較地產生得很多。現在應當畧爲敘述。施可齋有一段概括的話說：

「閩中藏書家，最著稱者：宋時蕭田鄭樵林震外，如方漸富文閣，方千寶三餘齋亦有名。明時則晉江黃俞邵千頃堂，龍州徐興公汗竹齋宛羽樓，皆有書目行世。國朝一即清朝——林鹿原中書，李鹿山中丞，何述上舍，鄭昌英秀才；近時若梁榮林中丞，陳恭甫太史何，海岱孝廉，聞所藏皆十萬卷，真可羨也」。

「小琅環，陳恭甫太史藏書處也。聞金匱孫文靖公督閩時，增修福建通志，太史董其事，嘗檄取各郡邑書，秘冊遺文，多閩人中藏書家所未有」。(註廿五)

「徐興公云：吾鄉前輩，藏書富者馬恭敏公森，陳九伯暹；馬公季子

能守，陳公後昆寢微，則散如雲煙矣。又林方伯懋和，王太史應鐘，亦喜藏書，捐館未幾，書盡亡矣。鄧參知原岳，謝方伯肇瀾，曹觀察學佺，皆有書嗜：鄧則裝潢齊整，觸手如新；謝則銳意搜羅，不施批點；曹則丹鉛滿案，枕藉沈酣；三君各有其癖」。(註廿六)

上述前者畧提自宋以來幾個重要的藏書家，後者不過是一種盛衰之感，要皆語焉不詳。近來楊立誠編纂中國藏書家考畧，所舉閩人之藏書者，有二十四人，較為詳備。惟不無錯誤失檢之處，如記楊徽之一條：

「楊徽之，字仲猷，周，浦城人，生于穆王二年，卒于懿王十四年，年八十。顯王中舉進士，累官右拾遺，真宗時官翰林學士，藏書至富。徽之無子，舉所藏書悉贈其外孫宋綬」。(註廿七)

我們把這一條奇妙的考證記錄下來，並不是吹毛求疵，是要使讀者們一觀其錯誤，在周顯王時有進士的科舉，有右拾遺的官名；同時有翰林學士的官職，在周穆王的時候——(一〇〇〇)左右——福建已經出有這樣的藏書家。從穆王到顯王相距有六百五十多年，六百多歲的老進士，豈止活八十歲？而云年八十，從周穆王二年——(一〇〇〇年)——至懿王十四年——(一九二一)——倒是算得很準。而中間又忽然插出什麼真宗與宋綬，真是妙不可言。讀者諸君當然看得他的錯誤，是從顯德這個年號來的，

顯德是五代周世宗的年號，他把顯德誤為顯王，自然這個五代的周，便會變成三代的周了。這些原是廢話，與本文沒有多少關係的，而且這種錯誤，稍為有一些歷史知識的人，都會知道，也沒有什麼影響的。但是他們這本書，也可以算是一種專門的搜集，所搜集的二十四個福建人，的確也可以算是提綱挈領了。像：宋朝的莆田方漸鄭樵鄭寅，建安吳秘黃晞，邵武廖瑩中黃伯思，漳浦吳與，浦城楊徽之等。明朝的閩縣林懋和徐燾及其子延壽，侯官曹學，長樂謝肇瀾，邵武謝兆申，晉江黃居中及其子虞稷，連江陳鼎等。清朝的莆田吳任臣，侯官林佶鄭杰，晉江張祥雲，閩縣陳徵芝，泉州李馥等。雖不能備，亦可見其盛了。其間如徐——興公——著有紅雨樓家藏書目，汗竹齋書目，曾云：「積之十年，盈五萬三千餘卷。陳有世善堂書目，他是一個武官，曾經做過游擊將軍，倒是很歡喜藏書，大半自金陵焦太史宣州沈太史處鈔來。他與涇州高儒同是富於藏書的武官，可惜他的書籍，後來給他的夫人燒燬了。鄭樵有夾漈書目及蜀考志，嘗與當時的藏書家往來，他在通志校讐畧裏提起過：「鄉人李氏，曾守和州，其家或有歷陽沈氏之書；鄉人陳氏，嘗為湖北遊軍，其家或有荊州田氏之書」，「潭州吳氏，其家甚微，其官甚卑，然一生文字間，至老不休，故所得之書，多蓬山所無者」。「莆田方氏漸知梅州，積書數千卷，皆手自竄定。增四壁為閣，以藏其書，榜曰嘉文」。

(12) 福建版本史述畧

上。(註廿八)這些藏書家的書，他都去讀過，他的從子名僑，僑的兒子名寅，都是歡喜藏書的。陳振孫曾經在莆田做過官，傳錄鄭氏方氏林氏吳氏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之多，可見莆田在宋朝時藏書之盛了。宋朝印書業最發達的地方，要算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北宋是四川江西，南宋是浙江福建——書家也自然在這四處特別的多。元代以後，藏書之風更盛，閩縣徐興公，著有紅雨樓家藏書目，汗竹齋藏書目，嘗謂：「人生之樂，莫過閉戶讀書，得一僻書，識一奇字，遇一異事，見一佳句，不覺踴躍，雖絲竹滿前，綺羅盈目，不足喻其快也」。(註廿九)積書十年，盈五萬三千餘卷。其子廷壽，亦喜藏書，與曹學佺謝肇淛相埒。建江陳第，本一武人，曾官游擊將軍，喜藏書，大從半金陵焦弱侯太史乃宣州沈太史處抄來，與涿州高儒同為明代富於藏書的武人。更有黃居中父子，本來是晉江人，後家金陵，好藏書，恆手自鈔撮，約六萬餘卷，其子虞稷，增加到八萬餘卷，著千頃堂書目。陳徵芝著有帶經堂書目，顏宋樓吳興陸心源曾特來閩訪求，可見其藏書的著名。他如廖瑩中的世綵堂，有持靜齋書目，不但為藏書家，其刻書之多，亦不亞于余氏。陳暹為一名畫家而富書，馬森以一理學家而喜藏書，皆為楊立誠書中所未收錄者。最近則如吳曾祺之涵芬樓，以及陳壽祺，嚴復陳衍林鈞……等個人藏書，亦皆不少。地方設立圖書館，有以私書捐入者，如陳本傳

家藏書籍的捐入烏山圖書館與本校，化私為公，有足多者。

(八) 結論

現在該把這文結束了。本來還想加進「福建著作家與刻書的關係」一段，但是因為這個問題也很大，至少要把福建新通志中的藝文志文苑傳都看過，纔能動手。時間不許我這樣做，所以只好留到後來再說。在這文裏是單單敘述一點印刷的歷史，和藏書家的大概，自然是語焉不詳的。把福建過去的文化事業中的一部分，畧為提起，叫我們知道福建過去的印刷事業，不獨關係于本省的文化，也是影響到全國的學術界。從上述研究的結果，知道福建印書業最發達的時期，則為南宋，至明代乃漸衰落，海禁既開，舊法印書，已無存在的價值，而新法印書，實較全國為落後，全省之中，沒有一比較完善的印刷所。印刷與文化的發展，誰都不能否認牠的關係，居今日而欲復興福建的文化，正宜發展全省的印刷事業。這是我個人從研究過去的印書事業而發生的感想。

我不是福建人，對於福建的問題，總不免有幾分隔膜，我所以不藏拙陋，來貿然作這樣的研究，不過要引起福建本省同志們的注意，羣策羣力，一方面發揮過去的舊文化，一方面推進未來的新文化，這便是我們研究福建文化的出發點，希望同志們多多贊助。

(尚有福建版本一覽表，因篇幅關係，留在下期續刊。)

(註一)王鼎臣得宋槧孟子，舉以誇

海寧陳其元，陳請一觀，則先令人負一櫃出，櫃啓，中藏楠木匣，開匣乃見書。陳問曰：「讀此，可增長智慧乎？」曰：「不能！」「可較別本多記數行乎？」曰：「不能！」陳笑曰：「然則不如仍讀今監本之爲愈耳！奚必費百倍之錢以購此耶？」王悲曰：「君非解人，不可以共君賞鑒」，急收弄之。陳大笑而去！

(註二)後漢書蔡邕傳

(註三)舊五代史第四十三卷明帝紀

(註四)舊五代史明帝紀註引王仲言

揮塵錄云：毋昭裔貧賤時，嘗借文選于交遊間，其人有難色，發憤曰：「異日若貴，當版以鏤之以遺學者。」後仕蜀爲宰相，遂踐其言，刊之。

(註五)葉德輝著書林清話書有刻版之始篇

(註六)燉煌石室發見唐印佛像，刻工精良。有印送年代及姓氏，云某某爲父母印送者。則印送佛像爲邀福功德，唐代已成風俗。

(註七)唐柳世家訓序：中和三年，癸卯夏，鑾輿在蜀之三年也，余爲中書舍人，旬休闕書于重城之東南，其書多陰陽雜記占夢相宅九宮五緯之說

，又有字書小學，率雕刻印紙。

(註八)宋朱翌猗覺寮雜記語，見書林清話卷一所引。

(註九)畢昇所發明之印刷法：既燒膠泥字令堅，則設一鐵版，以松脂蠟與紙灰之類敷之。另布字印于一鐵籠中置鐵版上，就火煬之，既鎔，以一平版按其面，則字平如砥，可印數十百千本，極爲神速。嘗設二版：一版印刷，一版布字，一版印畢，一版已就，每一字有數印，如「之」字「也」字等，每字有二千餘印，以備一版內之重複者。不以木爲之者，以木有紋理，沾水則高下不平，與藥相黏，不可收，不若燔土之易。

(註十)中國活字印刷，發明于一〇四四年，歐洲最先發明活字版，則爲德國哥騰堡氏(Gutenberg 1400—1468) 當一四五〇年與其友人用自製木刻活字印成一書，名曰Catholicon。然據英人Robert 所著印刷史綱要說：約在一四五四年，荷蘭與德國，都有活字版的發明。當時荷蘭買因印務局Maing Press爲一次印成的書，至今尚在。

(註十一)乾隆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註

(14) 福建版本史述畧

云：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爲活板，排印厥功，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被竊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煅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爲非計，且使銅字尙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

序聚珍版起原說：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搜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第種類多則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版爲請，既不濫廢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成功速，至簡且捷。埏泥造鑄，鎔鉛質輕，俱不及綾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皆可取給，第活字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

(註三) 四庫書目提要卷三十三五經總義類，總例一卷，其目一曰書本，二曰字畫，三曰註文，四曰音釋，五曰句讀，六曰脫簡，七曰考異。

(註四) 陳衍重修福建新通志版本志

(註五)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

(註六) 同上卷八十一、八十二。

註(六) 同上卷七十八。嘉禾卽建陽，晉始置建陽縣，隋廢，唐復置，宋始改嘉禾。

註(七) 麻沙遇火災，當不止一次，明弘治之災爲最大。

註(八) 閩雜記全引此文。

註(九) 王宗傳童溪易傳與楊慈湖易傳宗旨相同，寧德林焯序稱與宗傳生同方，學同學，同及辛丑第，云云。

註(十) 四庫書目提要詩類存目一

註(十一) 書林清話卷四元建安葉氏刻書篇

註(十二) 楊瀾著臨汀叢考卷三

註(十三) 清代叢書之刻，甚爲盛行。福建新通志藝文志有叢書考

註(十四) 葉夢得石林燕語

註(十五) 兩段皆見閩雜記

註(十六) 閩小記

註(十七) 中國漢書家考畧。

註(十八) 中國書史卷九所引，通志卷七十一校讐畧求書之道有八論九篇。

註(十九) 徐勣所著筆精。

本文參考書：

葉德輝書林清話

天祿琳琅書目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施可齋閩雜記

周亮工閩小記

陳彬猷中國書史

鄭鶴聲中國文獻學概要

四庫書目提要

福建新通志版本志藝文志

楊立誠中國藏版家考畧

葉夢得石林燕語

鄭樵通志校讎畧

中國雕板源流考

李綱之時代與其對國家之功績

郭毓麟

(一) 李綱之時代

宋自神宗以降，國勢寢弱，雖用兵西夏，而祇益府庫之空虛。徽宗即位，以蔡京爲相，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日驚財利，引用奸邪，貶斥群賢；前後在位十七年，於是國事益敗壞矣。徽宗喜道學，修宮觀，寵方士，塑佛像，設千道會，作萬歲山。重和元年，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通好，約夾攻遼，於是啓金遼圖我之心。於時災異輒見，方臘作亂，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蓋天怒人怨，至此已極。李綱生當其時，憤內政之不修，憂外侮之日迫，躍然興起，奮發有爲，遂成其偉大之功績焉。

(二) 李綱之功績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積官至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件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爲開封牧。令侍從各具所見以聞，綱上禦戎五策。并語給事中吳敏爲上言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可守宗社。翌日，敏請對，具道所以。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

血上疏，極言不可守常禮，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則天下可保。疏上，內禪之議乃決。欽宗即位，綱上封事，有「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奸，使君子之道長。」等語。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風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欽宗嘉納，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爲行營副使，綱爲參謀官。金將斡離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力持不可，乃以綱爲尙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上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他虞。」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置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入言：「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遂命輟行。命綱爲親征行營使。敵兵攻城，綱身督戰，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

(16) 李綱之時代與其對國家之功績

。金人知有備，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悅怯懦而誤國事也。」上不聽。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悅受事，自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與宰執議不合，求去。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綱奏言：「若扼河津，絕饋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勇而寡謀，急於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斫敵營。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人戰幕天坡，却之。金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命綱復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金人犯城，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踴躍，金人懼，遂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徽宗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詔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綱請行。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翌日，朝龍德宮。退上備邊禦敵八事，

又奏：「邊患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等語。時太原圍未解，上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既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綱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上優詔答之。及陞辭，言唐恪聶山之姦，任之不己，後必誤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二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等語。行次懷州，有詔罷滅所起兵，綱奏「……………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上奏丐罷。乃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具奏辭免。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召見於內殿。綱見上，涕泗交集，因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辭」，綱頓首泣謝，以

十事要說，一曰議國是，謂「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三曰議赦令，四曰議僭逆，五曰議僞命，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猾，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翌日，綱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示邦昌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僞之臣，以張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乃詔邦昌謫潭州，吳升莫儔而下，皆遷謫有差，綱又言：「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綱既受命，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所當急而先務者，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右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

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等語。因薦張所傅亮，上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開封守關，綱薦宗澤，澤至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綱立軍法，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備用」。又進三疏，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時朝廷遣使於金，綱言：「今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恐亦無益」。等語，又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上從其言，是時四方潰兵爲盜者十餘萬人，攻劫山東淮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又請上適襄鄧，示不忘放郿，以係天下之心，上爲詔諭兩京以還郿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亟論其不可，上乃許幸南陽，時黃潛善在伯彥，實陰上巡幸東南之議，至是綱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罷傅亮經制司，綱再疏求去，紹興二年，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綱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如非澧嶽鄂，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等語，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劾罷綱，綱爲提舉西京講編宮，四年多，金人及僞

(18) 李綱之時代與其對國家之功績

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詔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時韓世忠屢收金人於淮楚間，車駕進發至江上勞軍，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議者或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將上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修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蔽，於淮之東南及荆襄，置三大元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變輿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蹕，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刼營壘，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亂，有官府，然後政治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爲內應者，宜給之

士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蓋增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自昔創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故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時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才，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等語，疏奏，上爲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陸辭言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僞齊相持於淮泗者半示，綱奏：「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有約岳飛爲倚，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浚湯沂中大破僞齊兵於淮淝之上，車駕進發建康。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勉上修攻事，以致中興。淮西鄧龜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

廷自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鑑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引咎去相位，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復具奏論之。八年，王倫使北還，綱聞之，上疏言和議之非。又論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其邀求大畧有五。疏奏，雖與衆論不合，上不以爲忤。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詔以綱累奏不欲重遠，遂允其請。次年薨，年五十八。訃聞，上爲軫悼，遣使賻贈，撫問其家，給喪葬之費，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著作有易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二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錄、奉迎錄等。

(三) 結論

竊嘗以爲北宋南宋之交人才甚多，而李綱其最傑出者也。宋史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余謂高宗能始終用綱，則二帝可還，中興可圖，而燕雲兩河之地，必不爲金人久據也。方今中國，無異偏安之宋，日人侵畧東三省，無異寇宋之金，而匪其橫行，道德淪落，則又遠過於南宋之初。當此之時，因病施藥，李綱之言，誠爲有效。大意李綱之計，可行於今者，約有七事。(一) 議國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爲策，俟

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 議僭逆，夫賞罰爲國家之大公，善惡所藉以勸懲者也。惡莫大於從賊，而引敵者次之。竊見中國今日，有善不勸，有惡不懲，故奸邪日生，人蓄自利之心，宜速嚴賞罰之分，庶幾可以挽逆詐之風。(三) 議守，夫能守而後能戰，故今日當以安備爲急。宜速召精銳之師赴東北，常屯以待，分遣偏師，扼守沿海各地。如是，則日人必不敢造窺平津矣。(四) 議戰，既有守備，而後可戰。宜分責諸軍，因利乘便，收復失地，即使爲守，既可絕叛將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五) 議本政，方今處大艱難之時，非有大有爲之才，不足以內修外攘，故宜組織健全政府，舉賢能爲之長。庶能轉危爲安，變弱爲強。(六) 議久任，今日任用官吏，或半歲而遷，甚或一月而遷也，一人去則其部屬隨之俱去，後之至者亦然。故人存患失之心，善者無以自見其長，惡者無所不爲矣。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七) 議修德，今日中國，道德淪落極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當此千鈞一髮，匹夫有責，願我四萬萬同胞，共體時艱，勉修道德。則中國之復興，或可期乎，嗟夫，李綱以王佐之才，爲相七十日而罷，宋卒不振。倘今日能用李綱之言，致中華於富強，則忠定千載有靈，當含笑於地下矣。

荒榛斷梗之福建文化 劉強

黃培元

黃培元對清慶貞也

，記憶力特強，曾由倉前橋步行至

(20) 荒榛斷梗之福建文化

鹽倉尾，歸一切店舖招牌按次念之，不差，又嘗閱美以美會綱例，過目即成誦，然數奇，以狀師終其身，在閩清龍江書院時曾作迴文詩四首，以十字代二十八字，其詞如下：

- 1, 鶯啼禁柳弄春晴曉日明
- 2, 香蓮碧水動風涼夏日長
- 3, 秋江楚鴈宿沙洲淺水流
- 4, 紅爐黑炭積寒冬禦雪霜

山長江畚經三讀之不解，黃乃朗誦曰（鶯啼禁柳弄春晴，柳弄春晴曉日明，明日曉晴春弄柳，晴春弄柳禁啼鶯）。餘仿此，江大讚許，賞膏火費四十元云。

閩縣某秀才見之亦作一首，詞云（花籠竹影映窗紗對月斜），讀法亦同云

二，卞寶弟——卞寶第督閩時，日夢爲兩粵制軍。除夕其僕放炮，僅

得兩響；次晨僕到寶第前賀年，寶第責其疎忽，僕曰（三炮兩響，預兆大人高陞兩廣），寶第大喜，厚賜之。

三，過九——閩中社會每當廢曆正月廿九清晨各家皆煮糖粥雜以花生，桂圓，芝麻而食之，其起源鮮有知者，據宿儒云，地藏菩薩母生前不貞常盡惑血氣未定之青年，故死後羈於縲紲，母在獄中，饑不可忍，托夢其子送膳，入牢，不幸其飯悉爲鬼卒所啖，母乃復托夢囑其須用塵盆及已死之蚤虱等物蓋其上，則鬼卒以爲不潔，必不敢染指，地藏如言而行，母乃得食，故糖者代表塵盆也；芝麻，花生，桂圓者，代表蚤虱及其他不潔動物也。後其母得超度而去。唯地藏非閩人，而此俗獨行於閩中，殊費解耳。

遊百洞山記——劉強

壬申葭月初旬，華南學院旅行江北，予乃得重遊百洞山焉，黃棉方升，輪舟向東破浪，鐘鼓九響，乃抵瑄頭。由鎮西北行有路蜿蜒如巨虵，直達山麓。左右地形婉如雙龜，由蹊徑而上，百五十有四級，乃抵第一亭。亭爲石構，建築畧仿鼓山第一亭。前聯曰「青鞵布襪從此始，近水遠山俱有情」。內聯曰「初地引人徐入勝，好山一望已開懷」，由第一亭復前行約二百五十級爲半山亭，建築較爲古式。又八十級則左有虎洞

，旁構小塚一間，林森修行處也，洞中有（一片瓦），下有（猴遺矢），（猴抱桃）二石，右爲林森塚，有鐵柵繞之。碑作（參議院議長林森藏骨塔）。塔頂有石，或圓，或方，或作半月形或作小塔形代表五行也，復前行則東有巨石，刻西隸字（無量壽佛）。其後爲（蝙蝠洞）三篆字係劉彥所書，洞盤旋繚繞，深約半里，時而太陽射光入內，時而幽黯如夜，絕書處（百洞山）三字，前有池，中有巨石，形如鳥，又如巨舟，唯高削巉巖，可

望而不可攀也，池之右有石類達摩祖師履，其上爲(石鼓)蓋已抵清芝寺焉。由石鼓之右沿山旁約五十武有巖刻(一石一勝)四字，其右有洞刻(今古名山引人入勝)八字，葉向高董應舉讀書處也。葉萬安人，董東野人，葉爲明季宰相，與嚴嵩同立於朝。董爲工部右侍郎贈尚書諡忠介崇相，董有詩曰「三人同行兩宰相，回頭顧我是侍郎」，洞有圓石棹一張，圓石凳六張，長石椅三張。巖上有詩，葉向高作，筆迹矯健無倫，惜爲時間所限制不得細錄，董應舉詩曰「昔爲榛莽林，今住青芝洞，洞裡一聲猿，驚破游仙夢」，洞之下部爲(懸石洞)陳寶琛題，董復有詩曰「吾觀此巖中，點點皆成象，一似渾天儀，星辰綴其上」，詩詞多仄聲且係紀實，足見其人確係溫厚長者也，出洞而上，乃登清芝寺，僧不過數人，金照爲方丈，寺倚石爲巖壁，係董應舉所開，唯寺舍狹徧，嘉

慶癸亥重修，宣統辛亥又重修，院前碎瓦頽垣，榛莽荒穢不堪入目，正中爲大士殿，上有橫匾作「法雨慈雲」四字，其後復有匾額，左爲離宮，寺之左爲梅花樓，中藏董侍郎神像，有聯曰「久藏勝境因人發，盡放青山入座來」，樓外修竹千竿，石几一，石磴四，沿石階而上爲擎天臺，其右有一線天，再上有巖石，形類三玉蟠，相抱而立，董應舉詩曰「松葉滿空山，仙人在何許，還下三玉蟠，白白窺人去」，一線天之前爲獅子巖，巖前有方場可坐數十人，寺右數里有石高聳，人呼八仙，其對山有巨巖立山巔謂之(仙人搖櫓)。據僧人云林子超已決議癸酉三月重建清芝寺，故「崇相集」正在陳某處改編，其舊者可得之於協和醬園店云，潮水方漲，衆皆聯袂下山，予亦快快而返，乃於燈下畧草此篇聊備紀念云爾。

鼓嶺見聞記 陸頌慈

鼓嶺爲福建避暑勝地，在閩江東岸，離榕城約三十里，爲螃蟹嶺，梁厝裏，嘉湖，牛頭寨，…等十餘鄉的總稱，鼓嶺名稱無從考究，或因地在鼓山附近得名。嶺上天氣涼爽，樹林茂盛，遠山近水，幽靜明媚，不媿稱爲世外桃源。夏秋之間，中外人士，來此消暑者，絡繹於途。本夏與友人暫居於此，見聞所及，頗有足述：

鼓嶺在前清本爲荒山窮野，惟梁厝

裏有住民數戶，皆梁姓，故名。後有長樂郭姓者，遷居螃蟹嶺，以耕種爲生，日漸發祥，披荆斬棘，闢良田，構茅舍，即今之螃蟹村距今百餘年，相傳村中有石螃蟹一，往昔苦旱，泉水由石蟹中湧出，村人樂之，因以爲名。二村距離甚近，今避暑涼屋星羅棋布其間，居然成爲鼓嶺中心矣。

鼓嶺之有外人避暑，不過五十餘年歷史，先有英國安立間教士胡某傳教至

(22) 鼓嶺見聞記

其地，見氣候既佳，風景又美，乃建屋于嘉湖，雖以傳教爲名，實開外人避暑鼓嶺之新紀元。尋建校舍于螃蟹嶺，以糕餅分賞兒童，復用金錢魔力招餌學生，男女來校讀書者，每日津貼大錢四十文。鄉人愛錢，相率而來，究其實在，當時鄉民仇教甚深，實騙錢而已。是後外人踵接而至，先後建築涼屋於梁厝裏與螃蟹嶺，水土甚佳，而外人上嶺避暑者，摩肩不絕。嘉湖以地理關係，終歸淘汰。迄今五十餘年，營商經營，蔚成巨觀，築路造屋，大異昔時。當時民智未開，排外思想甚重，見外人日衆，互相驚擾，謠傳外人建築砲台於山巔，居高臨下，省城堪危。一時民氣沸騰，事聞于福建提督，提督懼，派閩侯知事吳某親臨察核，令鄉民不得以土地賣與外人，幾經商議，始准外人租地建屋，註明期限，至今嶺上外人只有房屋而無土地。本由一片荒野，而今成爲一完善秀麗之避暑勝地，可見事在人爲也。

到鼓嶺後，與吾人最深印象者，卽外人組織能力之表現，與對於公共事業之努力。該地大團體，有中華公益社與萬國公益社。中華公益社，只有其名而無其實，雙扉緊閉，野草叢生，主其事者雖亦負有聲望之士，然從未開過會，更未曾辦過公，卽中華公益社之名亦不多聞。國人對於公共事業漠不關心，良堪浩嘆！萬國公益社，不分國界種族，主其事者多洋行經理與外國教士，規模偉大，設備完善，有辦事室，禮堂，醫院，球場，泗水池，學校（外人學習

國語之用），音樂室等。組織方面：社務委員會外，復設：衛生，道路，網球，游泳，文藝，運輸，刊物，評斷，音樂，各委員會，分工合作。事工方面：則建築道路，協定勞動工資，促進公共衛生。檢驗牛羊，化驗牛乳與飲水，僱工清道並派人往社員家收集垃圾，發行鼓嶺報，介紹買賣及租賃房屋，舉行音樂會，球賽，演講會，及戲劇表演等，並聘華員二人充任幹事，各項工作，井井有條，無不名符其實。在在使人滿意。華人在萬國公益社中不少中堅分子，在外人指揮之下辦事，似乎更有興趣；更能負責。一旦到了自己獨辦之中華公益社，則又弄成一團糟糕，原因何在？我們不妨反躬自問。

嶺上因常有暴風，故住宅建築多係一層低屋，砌石爲牆，蓋屋以瓦，紅窗綠戶，玲瓏悅目，或立于山巔，或蔭于樹下，幽靜宜人，尤饒逸趣。交通雖山路崎嶇，而整潔非常，旁植樹草，青翠秀麗，四圍景色，樹木蒼鬱。園林幽僻，野草茂盛，溪水一勺，點綴其間，郊遊散步，胸懷爲之一暢，工餘坐息，疲勞盡除，因地處高山，清風習習，故來此一月，雖聞京滬炎熱達百度，然此間早晚皆用夾衣或羊毛衣服，如晚秋天氣，生活舒適爲城市所無，清晨薄霧迷天，咫尺不辨，俄而旭日東昇，氣象更新，晚間明月當空，疑爲白晝，舉目仰視，萬星齊動，皎潔無比，遠望田野，禾苗遍地，迎風招展，嬌豔欲絕，瞻對久之，雖夜涼如洗，猶不忍去。

嶺上生活，雖與世隔絕，然二十世紀交通利器，如電報電話，應有盡有；郵局則每日收送郵件二次，各地報紙，指日可到，有時雖感寂寞，結合同志，步入深山，或依石讀書，或俯視勝景，峻巖絕峭，千仞削壁，氣勢雄壯，動心駭目，溪澗中，奇石無數，凹凸不平，奇形怪狀，頗可把玩，山泉流自巖際，

激成水沫，一片銀色，此起彼落，蜿蜒曲折，山瀉深處，臨流而濯，濯露浴于日中，取所攜食物，大嚼而盡，狼吞虎嚥，其味無窮，山中空氣新鮮，日光充足，有益健康，到此甫一星期，體重已增三磅，總之：勝地美景，有非筆墨所能描寫者。

福清江陰鹽場鹽稅概況

福建省海濱有十幾個鹽場，大者出鹽月一二萬担，江陰是屬於莆田場，前有鹽田四段，刻廢其一，夏季月可晒鹽一二百担，以之比他處誠為小場也，在烈日之下一日即可晒成，儲存鹽坨（鹽堆），夜有鹽隊看守，鹽既積多即有包商來運鹽，時晒戶收鹽本五角以下，羅司秤司籌手續後鹽裝船上，各船塔均蓋木印，寄到福州以憑對照。

江陰設有收稅支局，置收稅官一員

兼場務主任，局中月支可四百元，直接屬倉山稽核分所，每旬有存鹽售鹽工作人員編私成績各種表冊造報，鹽商向分所納稅每担正附稅五元二，給以准單來江陰局運鹽，今年福建分所經理唐石頑協理德來保屬於國民政府財政部。

江陰尚未設子店居民向鹽局買鹽以担起碼（唯事實上甚少）或向海口方面購買此處餛魚甚佳因鹽粒細而易溶也。

一九卅二（一年級）敏會稿

魁岐村工作報告

鄉村服務團

這也可以算是福建文化研究會工作的一部分，所以附刊在這裏。

第一章 魁岐工作的緣起

本校附近的一個農村——魁岐——約有二百餘戶的居民，向來在經濟方面，可以自給自足；到了現在，農村的破產，達到於崩壞的時期，安居樂業的魁岐農民，也要捲入於漩渦之中。即在衛生方面，教育方面，都是感覺到非常缺乏。

當然，我們應當負起改造建設的責任。

九一八事變以後，愈顯得國家破碎，危亡無日，一般愛國者，自不免苦心焦思，謀有補於國事，王治心教授在某次的黨義課堂中，也就提起了我們努力國事的方法——來改良農村，喚醒民衆——結果就產生了我們這個農村服務團，那時我們二三十個團員，就分頭担任計劃各種的工作，同時又有每週的討論會。

(24) 魁岐村工作報告

來商榷怎樣進行工作，怎樣獲得他們的信仰，後來我們就尋出機會，借魁峯小學校開元旦懇親會，那就是本團開始與鄉民聯絡接觸了，光陰如箭，已是放寒假的時期，我們的工作，就自然暫行停止，正等待着大好的春光來臨，而與萬物同呈蓬勃振作的氣象。

第二章 本團的計劃

我們當第三次開會的時候，已推選出委員會來擬定進行草案，茲把牠摘錄於下

(一) 生產方面

- A 介紹科學方法—如選種施肥
除害採用機器
- B 提倡家庭婦女職業—如織工
縫工等
- C 提倡農事副業—如養蜂養雞
及羊牛等
- D 興辦合作事業—如消費和生
產合作社等

(二) 衛生事業

- A 遷移糞缸及除去垃圾堆
- B 清潔道路及居屋
- C 請小學校注意衛生請本校定
時施診
- D 設畜養場

(三) 教育方面

- A 設民衆學校
- B 扶植小學校
- C 設社教機關—閱報所，娛樂
室，運動場

生產方面，若能行之有效，則最易得鄉民的信仰，不過這種事業，須有豐

富的農事經驗和學識方得入手，所以不是輕而易舉的，而教育方面似進行較易，故擬先由教育着手，次及於衛生方面，再次及於生產方面。

進行草案經過本團員商榷之後，當時又選出各部負責人員，以作詳密的計劃和實施的方法，茲得其報告如下

(一) 生產股的計劃

- A 設農事試驗場，將我們的成效，貢獻給農民。
- B 請專家研究，以富有經驗學識從事，必不至失敗
- C 調查其生產狀況，以謀補救或發展。

(二) 衛生股的計劃

- A 調查民病狀況和糞缸數。
- B 聯絡自治區協助進行，仁威兼收以，全期施效。
- C 多作衛生宣傳，使農民了解病源，自加防患。

(三) 教育股的計劃

- A 設民衆學校—1, 籌備經費², 徵求教員³, 預算費用⁴, 購置用具。
- B 扶植小學校—1, 請學校增加小學津貼款², 多聘教員³, 添置校具⁴, 徵求義務教員。
- C 設民教機關—1, 閱報所：設備，椅棹環境佈置，定購報刊，請人負責管理，², 娛樂室：購置琴棋等具，請人指導訓練，³, 運動場

第三章 本團的工作

我們有了計劃，自然就依據所計劃而謀工作的實現，所以於開過懇親會之後，已給他們深刻了解我們工作的動機是出於扶助他們的愛心，我們就接着進行調查的工作，作我們實施時的根據，結果花了兩下課餘的時間，已把住戶和學齡兒童調查清楚了，其他關於生產衛生概況，也業經把調查的成績製表說明，這就是本春工作的開始，我們調查既已告結束，就到了實行的時期，那時各部分就定出預算案來；可是結果以經費無着，乃推出陳君霖蒼林君祥麟林君誠善游君通游四人為專權理事人；另籌一種妥善的步驟和方法，這樣一來，使原有的計劃受一打擊，許多團員，就覺得灰心；討論會也停止召集，後來我們覺得這樣半途而止，未免貽笑大方，且失却農民的希望。因此三五理事人，就想和鄉民開個談話會，看看他們對於這種事業的興趣怎樣，結果却給了我們工作的無限新興趣和努力，他們到會踴躍，發言誠懇，一時使會場却充滿着蓬勃改造農村的精神和氣象，甚至他們急切的程度，要臨時產出一個負責的委員會來和我們合作，這樣的魄力，却推動我們工作的人們，勇敢前進，這是一件堪給我們注意的事。

我們不久就計劃開辦民衆學校和閱報所，因與自治區聯絡合作的緣故，就在自治區公所開個三方聯席會議，來決定經費的來源和進行的程序，那時就產生了一個董事會來處理這些事體，我們團員中的林君祥麟和陳君霖蒼就私被舉

為董事，同時又舉出陳文淵博士為董事長，與鄉中領袖並自治區長湊成了三方合作的董事會。關於教務，則委托我們計劃，因此我們於本團員願意參加外，更徵求教員，選定校所，購置用具，計劃燈光，結果民衆學校就假魁峯學校而開辦了，那時就開個教務會議，公舉區長張書紳為校長，本團員陳君霖蒼林君祥麟為教務長，教員：我們男女同學有十七人，鄉中五人，自治區二人，共二十四人輪流任教，有學生百餘人，依其程度不同，分為四組，課程教材，各有差別，大體又依其需要而定，初因燈光問題未得解決，學生出席不齊，秩序不好，教員興趣就也大減，同時又因缺乏聯絡，教材接續頗感困難，後來乃有教員會的召集，來討論解決諸難題，燈光問題，則由董事會開經濟會議於陳博士私邸解決，決由我們人學與鄉民分款費用，竟把電燈裝設成功，說到這裏，我們就不得不敬慕董事長陳文淵籌款的功績。

電燈問題解決了，民衆學校進行頗順利，學生出席暫齊，教員亦甚負責，大體言之，還算有一點成績，鄉民也漸發生對於我們工作的信仰心，暑期中間，雖教員缺乏，還是延續下去，由陳君霖蒼與曹君約翰(圖書館職員)主持其事。在炎熱的天氣之中，還是努力工作，所以得到鄉民的贊許。這不但是本團的努力，還要感謝許多熱心的教員，他們於百忙時間中抽出來任教，確是難能而可貴的。

(26) 魁岐村工作報告

在我們社教的計劃中，閱報所是一種首要的機關，我們在聯席會議中提出，也得到他們的贊同，並且確定了經費的來源，由鄉民也負擔一半，現在椅棹已有，佈置的圖表全備，惟嫌簡陋，不過還差每月的常費，於暑期間自然也停止進行了，前曾由王治心教授捐贈該所報紙一份，但終覺太少，還要酌購數份，想不久經費有着，當於該鄉的林氏祠堂正式成立。

我們對於扶植小學方面，前學期中已有本團員陳君霖蒼林君祥麟林君恩卿林君誠善游君通儒樂任該小學義務教員，使課程方面增多，更訓練學生團體生活，這是本團在開社教討論會中早覺得扶植小學的必要，因為我們要把一個農村謀徹底的改造，就要注重這一輩童年人物，苟他們有了新穎的思想和正確的智識，又有熱誠任公的精神，那才有新村的出現，但是要建立這個完善的基礎，却非發展小學不可，所以那時想定各種扶植的方法，一方面即要求我們大學當局增加津貼費，一方面謀改良擴充現存的學校，但是我們的能力所能及，也只是各位義務教員助教，算為扶植小學工作之一般。

我們女同學中也曾組織一個鄉村看護隊，每逢星期一出發到林浦魁岐為鄉人義務醫病，有薩惠隆夫人和林玉璣夫人為之領導，有一次在魁岐林浦施種牛痘，受施的人們，有三數百人之多，這些事情，雖經薩夫人等之倡起，却都與本團有聯絡合作的關係，如該隊中陳瑞

福女士和施隱玉女士等都是本團的團員。這是關於衛生方面的工作。

我們原定的衛生運動，居然也能在暑期中進行，確是一件可喜的事，恰好在福州有衛生署運來各種病症模型和圖表的陳列，由陳文淵博士向衛生署長直接接洽，竟把全部的陳列品借來了，那天在魁岐鄉開始展覽，鄉民來參觀的有十分之九，扶老攜幼，男男女女，狀甚踴躍，時有說明員四人，盡力為之說明各種病因及介紹防病之法，聽眾似皆甚了解，看起來他們對於從前的迷信行為，都表示懊悔，此外還有許多國難國恥掛圖，我們為之解釋，婦女們聽了都罵那些貪官污吏和沒盡天良的日本矮奴，但是那些男子却現出咬牙切齒的狀態，所以我們這次的衛生展覽會，不但是衛生宣傳，也可以說是救國宣傳了，同時又拍賣了許多蒼蠅拍，聽說全鄉的小孩子，竟因知道蒼蠅是他們的大敵，却都非常竭力的殺除，把蒼蠅減少了許多，這是本團工作的概況。

第四章本團工作中所感到的困難

我們的計劃雖多，可是我們的成功却少，我們的希望雖大，可是我們的失意却多，這是為着甚麼呢？大概有數種的原因：把牠縷述一下

1. 經費的缺乏：世界上那一種事情，必要有相當經濟，才能辦得來的，那麼，我們要改良農村，建設農村，這樣事繁任重的事業，更非有相當的經費不可，我們走到農村，第一要打破鄉民傳統的舊觀念和惡習慣，第二要介紹給他

們新智識和新思潮，第三要指導其社會活動和任公的能力，第四要改良他們的生活方式，可是要達到這些目的，非借助於社教機關不可，如閱報所，運動場，娛樂室，民衆學校等，皆爲不可或缺的的建樹，推以至於實驗農場，合作社，農民銀行等的設立，有濟於民生的，又非雄厚的經濟力量不行，而且業經破產的農村，他們皆忙於自己衣食的解決，怎能顧及自救自援團體合作的事業，所以我們有志農村事業的人，不但要犧牲自己的一切，還要得到人家的贊同，募集經費，然後漸漸使農民由於自助而至於互助了。

2. 工作人員的缺乏，一種事功的大小，是與人數成正比例的，少數人的力量，時間和精神都是有限，所以他門工作的收效也是有限，何況改良農村，是包含整個中國的社會，所以需要這種的人材，當是浩大的數目，我們的魁歧村工作，真是微之又微，不過同人思欲藉此訓練我們辦事的能力和堅定我們的心志，再進而喚起全學思想的轉向，來共全堅一目標，努力前進，希望如晨光的初昇，由一隅而及於普天下，這是本團設立的本意，但自成立以來，以經費種種的關係，已使團員多萌灰心，而且在學期間，即少數人又不能專其力而從事，故雖是勉強支持，終有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感覺，於我們所計劃的事業，怎樣盡量的實施呢！

3. 鄉民的興趣易淡：魁歧尚有幾位鄉民：曾經受過中等教育，他們可算鄉

中的先知先覺，全時也是鄉中的領袖，我們的工作，多得他們的了解和贊許，並且也確實來協助我們的工作，回憶到我們正在鼓吹工作的時候，他們確是興味濃厚，對於所有設施，却都有經濟上和能力上的分任，可是他們每有行之不力的弊病，結果終把許多的事情稱爲擺過在一邊，這或者是缺乏公民訓練所致，所以專靠他們自動，恐怕是難能的，最初還是我們給他們一種的指導和策勵，使他們先有一個強固的團體，具有充分合作的精神。

總之，我們對於農村改造，不是易於見功的，第一要有相當的款，第二要有較多專責的人員，第三要扶助鄉民踴躍於一切活動，使工作的人們，得充分發揮其精力，與農民融合一致，然後潛移默化之，事功顯而他們的信仰生。

第五章 本團的導師和全工

服務團之成立，初經王治心教授之勗勵，後來又得他的多方力助，他幾無會不至，給我們的指導，且與我們共全計劃，王教授的熱誠可見一般了。陳文淵博士是民校的董事長，可是他的竭力籌劃經費，却不止於民校用款，以及於全部的服務事宜，此外又給我們許多的指導和訓勵也可見陳博士之重視農村事業了。

農村建設事宜，我們素抱喚起農民之覺悟，自動實行自治爲宗旨，所以我們處處給鄉民以責任並敦促他們作事，我們不喜歡一一代勞，養成他們的依賴性，除非他們實在力量不夠，因爲這就

(28) 魁歧村工作報告

是給他們訓練作事的能力和才幹，以期達到自治的目標，我們只可立在輔導的地位，而以農民居於主觀的地位，所以民校的教員，要請他們當中有能力來任教的人材參加，他如團體活動，多希望他們自己主持，所以一般鄉衆，就是我們的全工。

魁歧鄉爲第三區自來區區公所所在地，我們對於此種專業，既歡喜聯絡當地人士，更願意協全其他機關共全合作，使力量充實，收效宏大，且自治區本爲指導民衆自治之機關，其目標恰與我們相一致，因乃決定與之合作，素來亦頗受其助，惟不十分盡力罷了。

第六章 結論

現在我們魁歧村的工作，不敢說能盡農村建設之能事，不過憑藉我們所有

的力量，來實地幹和努力幹一下，看看我們能收到多少效果，一方也藉來增長我們的經驗和強固我們的心志，一方也作一種農村專業的提倡，不過其最終的成績怎樣，固然賴着我們團員的努力，可是其經費諸先決問題，還賴諸先生有力指導和扶助。

瑣屑寫來，已把本團的工作大體報告，中難免有疏忽未曾言及的地方，不過總可使諸先生略知本團工作的概況，至於本團所以急於草此報告，有數種的目的；第一希望我們當局給與本團有力的指導和經濟上的援助，使這個農村服務事業成爲學校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工作，第二希望我們全學，踴躍起來，和我們攜手，向這個百孔千瘡的農村，創造個安樂的園地，大家起來罷！現在尙是我們努力國事的時候。

一九三三年秋季新會員題名錄

檀仁梅 陳庚蓀 陸頌慈 許由恩 楊樹樑 黃和榮 劉浩業 曹成周 黃光華 宋志仁 楊樹芳 邵慶元 林元漢 黃展慎 鄭作新 張天福 薛亞利 潘瑜意 陳翠榮 高瓊珍 高月輝 林惠愛 江淑珍 邱清廉 黃秀璣 陳人英 金雲銘 王治心 林天蘭 陳文淵 朱維之 鄭慶端 林維傑 王調馨

楊名聲 林玉璣 戴文賽 陳興樂 陳錫恩 鄭松錦 楊志農 江仁玉 盧宗奕 楊錫圭 陳易園 劉強 李海邦 林景潤 陳叔雋 梁鑾桂 鄭長水 張錫祐 郭毓麟 林同鉢 林成善 周祖勝 林人恩 陳振福 何尙志 林祥麟 陳霖蒼 李宜瀛 程永杰 陳孔善 鄒培璠

本屆新選職員一覽表

主席林天蘭 書記楊錫圭 會計金雲銘
編輯王治心 庶務陸頌慈 楊名聲
研究股股長 民族股陳文淵

語言股陳庚蓀 風俗股劉強 物產股陳興樂 歌謠股張錫祐 史地股郭際唐